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一百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四

張暐　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珠格高琪　伊喇托卜嘉

張暐字明仲莒州日照人博學該通登正隆五年進士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改永清

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國子助教丁父憂服除調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入為太常丞兼左贊善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學章宗冊為皇太孫復為左贊善轉左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諭使至盱眙宋人請赴宴暐曰大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使還遷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禮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遷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明昌初太傅圖克坦克寧薨章宗欲親為燒飯是時孝懿皇后梓宮在

殯暐奏仰惟聖慈追念勲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祖時享尚且權停若為大臣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旨聖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從典禮則兩全矣章宗從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暐上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之設政之大者若為浮議所摇則内外無所取信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刑之任誠不

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禮部尚書孫即康鞫治鎬王永中事還奏有詔復訊羣臣舉暐及兵部侍郎烏庫哩慶壽上使參知政事馬琪諭暐曰百官舉閱實鎬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虧損國法上因謂宰臣曰鎬王視永蹈為輕馬琪曰人臣無將由是永中之獄決矣霍王從彝母早死溫妃舒穆嚕氏養之明昌六年溫妃薨上問從彝喪服暐奏慈母服齊衰三年桐

杖布冠禮也從槩近親至尊壓降與臣下不同乞於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絹巾既葬止用素服終制朝會從吉上從其奏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暐至内殿問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於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寧致齋之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可逆度而妨大禮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上復問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

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爲得中矣是歲郊見上帝馬頃之翰林修撰路鐸論胥持國不可再用因及董師中趨走持國及丞相襄之門上曰張暐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爲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起爲安武軍節度使致仕例給半俸久之暐不復請遂止暐自妻卒後不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其側至夜分

乃罷以為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為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行信自有傳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丁母憂歸葬盂都杜門讀書人莫見其面服除復任章宗即位轉修撰進讀陳言文字攝太常博士夏國遣使陳慰欲致祭大行靈殿行簡曰彼陳慰非專祭不可廷議遣使横賜高麗比遣使報哀彼以細故邀阻且出嫚言俟移問還報横賜未晚圖克坦

克寧題其言深器重之轉翰林修撰與路伯達進讀陳言文字累遷禮部郎中司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歴詔學士院更定歴名行簡奏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詔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等覆校懷英等校定道用新歴明昌三年不置閏即以閏月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歴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時刻不同道用不曾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上進不可用道用當

從一年收贖長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罷去羣臣屢

請上尊號章宗不從將下詔以示四方行簡奏曰往年

饑民棄子或丐以與人其後詔書官為收贖或其父母

衣食稍充即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饑歲流離道

路人不肯收養肆為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御災詔

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詔中

書行之久之兼同修國史改禮部侍郎提點司天臺直

學士同修史如故行簡言唐制僕射宰相生日百官通

班致賀降階答拜國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師三公宰執以下領羣官同班拜賀皇太子立受不答拜令尚書省宰執生日分六品以下別為一班揖賀宰執坐答揖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答之臣謂身坐舉手答揖近於坐受也宰執受賀其禮乃重於皇太子恐於義未安別嫌明微禮之大節伏請宰執生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賀宰執起立依見三品官儀式通答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辦正之如都省擅行卿論之是矣行簡對曰

禮部益嘗參酌古今典禮擬定儀式省廷不從輙改以
奏下尚書省議遂用之宰執生日三品以下羣官通班
賀起立答之自此始行簡轉對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太
常博士之下置檢閱官二員通禮學資淺者使為之積
資乃遷博士又曰今雖有國朝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
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要以示無窮承安五年遷侍
講學士同修史提點司天如故泰和二年為宋主生日
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顏瑭戒之曰卿過界勿飲酒每事

聽於行簡謂行簡曰宋人行禮好事末節苟有非是皆須正之舊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復曰頗奉前奉使者過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爭渡船此殊非禮卿自戒舟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細故傷太體丁寧諭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詔曰每奏事之際須令張行簡常在左右五年羣臣復請上尊號上不許詔行簡作批答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光亦甞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

謚君父頗似悽切上曰卿用祖禹意答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乞不拘對偶引祖禹以微見其意從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體改順天軍節度使上謂行簡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偽卒難臆度如何治之則可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察之銓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靜為務庶幾萬分之一上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到保州上書曰比者括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別

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彼與此徒啓爭端臣所管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鹹者三之一若悉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為便下尚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種本路及運司佐官按視尚書省下按察司覆同然後改撥若沙鹹瘠薄當準已撥為定制曰可大年名為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祕書監進太一新歷詔行簡校之七年上遣中使馮賢童以實封御

扎賜行簡曰朕念鎬鄭二王誤干天常自貽伊戚藁葬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復前爵備禮改葬卿可詳閱唐貞觀追贈隱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聞又曰欲使實古納於威州擇地營葬歲時祭奠兼命衛王諸子中立一人為鄭王後謹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須降詔卿草詔文大意一就封進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為奏并進詔草遂施行焉累遷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尚書

修史如故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其畧曰東海郡侯甞遣約和較計細故遷延不决今都城危急豈可拒絶臣願更留聖慮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宋相為敵國歲奉幣帛或二三年以繼選忠實辨捷之人往與議之庶幾有成可以紓患是時百官議者雖有異同大概以和親為主馬莊獻太子葬後不置宫師官升承旨為二品以寵行簡兼職如故三年七月朝廷備防秋兵械令内外職官不以丁憂致仕皆納弓箭行簡

上書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憂致仕安有所謂如法軍器令繩以軍期補弊修壞以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哉若於隨州郡及明安穆昆人户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則令職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左丞相布薩端平章政事高琪盡忠右丞賈益謙皆曰丁憂致仕可以免此權參政烏庫哩德升曰職官久享爵禄軍興以來曾無寸補况事已行而復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議也丁憂致仕官竟

得免是歲卒贈銀青榮禄大夫謚文正行簡端慤慎密為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禮部典貢舉終身搢紳以為榮與弟行信同居數十年人無間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録及清臺皇華戒嚴為善自公等記藏於家

贊曰張暐行簡世為禮官世習禮學其為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隣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惟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賈益謙字彦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為尚書省令史累遷左司郎中章宗諭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職左司事不為不練凡百官行止資歷固宜照勘勿使差繆若武庫署直長伊喇郝自平定州軍事判官召為典輿副轄在職才五月降授門山縣簿尉朕比閱貼黄行止乃俱書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實其如選法何蓋是汝不用心致然爾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復犯之

五年為右諫議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須遣監察體訪宜據其任内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見乎益謙對曰提刑官若不稱職衆所共知且其職與監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納焉是年夏上將幸景明宫清暑益謙連上疏極諫之上御後閣召益謙入對稱旨進兼尚書吏部侍郎時鎬王以疑忌下獄上怒甚朝臣無敢言者益謙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上諭之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而游其門者不無横議此何等

語固當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當處故免既而以議衛
王事有違上意解職削官二階承安元年七月降為寧
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為山東路按察使轉河北西路
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為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為
武定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為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
尚書九月詔益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本路按察司
官一員同推排民戶物力上召見於香閣諭之曰朕選卿
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銷乏戶雖集衆推唱然

銷之者勿銷不盡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貫令躅減二百五十貫猶有不能當新强者勿添盡量存氣力如一户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宜各用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茍不稱所委治罪當不輕也尋出知濟南府移鎮河中大安末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河東南路安撫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爲尚書省右丞會宣宗始還汴梁益謙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羣盜起起宜嚴河禁以備

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臣丞相端平章盡忠以為便益謙曰僑戶應役甚非計也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歸矣今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為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規章示之三年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鄭州興

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章宗實録已進呈衛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録纂集成書以示後世制可初呼沙呼弑衛王立宣宗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絶之呼沙呼實無罪且有推戴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為諱及是史官謂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事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知其旨為之曰知衛王莫知我然我聞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餘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輙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録多所

附會衛王為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賢卿頤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為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為取富貴之道乎噫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劉炳葛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為國家畫策慮萬世安輒歎息景慕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十事其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衄卒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托持重之名而內為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

望益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為不幸逡廵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寳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守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廻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劒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

於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為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寛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䘏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狥義無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為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收人材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畜騏驥河南陜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

為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為治百姓所依以為命者也今衆庶已敝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姦為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囂囂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勲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為長吏則賢者喜於殊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襃忠義以

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録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為自安之計邪使為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内虚耗田疇荒蕪廢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

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為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北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黄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復試之曰河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而通

物價如何而平炳對大略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斂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珠格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明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護衛轉十人長出職河間都總管判官召為武衛軍鈐轄遷宿直將軍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

年代宋與彰化軍節度副使巴噶罕備鞏州諸鎮宋兵萬

餘自鞏州轆轤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

端青伊克內附詔知府事舒穆嚕仲温與高琪出界

與青伊克合兵進取詔高琪曰汝年尚少近聞與宋人

力戰奮勇朕甚嘉之令與仲温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

爵厚禄朕不吝也詔封吳曦為蜀國王高琪為封冊使

詔戒諭曰卿讀書解事蜀人亦識威名勿以財賄動心

失大國體如或隨去奉職有違禮生事卿與喬宇體察

以聞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虎威將軍宋安丙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為左右翼伏弩其下來逆戰既合宋兵陽却高琪軍見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騎為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更久之遣富察托色拉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斬首四千級生擒數百人李孝義乃解圍去宋兵三千攻馬連

寨以窺湫池遣瓜爾佳福壽擊走之斬七百餘級大安三年累官秦州刺史以糺軍三千屯通玄門外尋升縉山縣為鎮州以高琪為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所部糺軍賞賚有差至寧元年八月尚書左丞完顔綱將兵十萬行省於縉山敗績貞祐初遷元帥右監軍閏月詔高琪曰聞軍事皆中覆得無失機會乎自今當即行之朕但責成功耳是月被詔自鎮州移軍守禦中都迤南次良鄉不得前乃還中都每出戰輒敗赫舍哩執中戒之

曰汝連敗矣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果敗高琪懼誅十月辛亥高琪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中持其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遷賞有差詔曰呼沙呼畜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武衛副使提點近侍局慶善努近侍局使色埒默直長薩哈連累會陳奏方慎圖之色埒默漏此意於按察判官呼嚕呼嚕以告翰林待制恩楚恩楚達於高琪令月十五日將呼沙呼戮訖惟茲臣庶將恐有疑肆降

札書不匿厥旨論者謂高琪專殺故降此詔頃之拜平
章政事宣宗論馬政顧高琪曰往歲市馬西夏今肯市
否對曰木波畜馬甚多市之可得括緣邉部落馬亦不
少矣宣宗曰盡括邉馬緩急如之何閱三日復奏曰河
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精騎二萬緩急亦足用宣宗
曰馬雖多養之有法習之有時詳諭所司令加意也貞
祐二年十一月宣宗問高琪曰所造軍器往往不可用
此誰之罪也對曰軍器美惡在兵部材物則户部工匠

則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將敗事宣宗問楊安兒事高琪對曰賊方據險臣令主將以石墻圍之勢不得出擒在旦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戰突圍我師必有傷者應奉翰林文字完顔蘇呼自中都議軍事還上書求見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輒屏左右先是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威權太重中外畏之常以為憂因入見屏人密奏請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權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復欲結高琪詣其第上書曰宰相自有體豈可以

此生人主之疑招天下之議恐高琪不相信復曰茂嘗
間見主上實惡相公權重相公若能用茂當使上不疑
而下無所議高琪聞茂嘗請間屛人奏事疑之乃具以
聞㳺茂論死詔免死杖一百除名自是凡屛人奏事必
令近臣一人侍立及蘇呼請密名至近侍局給筆札使
書所欲言少頃宣宗御便殿見之惟留近侍局直長趙
和和侍立蘇呼奏曰日者元帥府議削伯特文格兵權
朝廷乃詔領義軍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元帥府方欲討

捕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元帥府不知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蘇呼曰臣見文格與永清副提控劉温牒云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格隸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帥府約束温即具言於帥府然則文格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蘇呼復奏曰高琪本無勲望嚮以畏死擅殺呼沙呼計出於無聊耳妬賢能樹黨與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

諸高琪言糺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使其黨伊喇托卜嘉為武寧軍節度使招糺軍已而無功復以為武衛軍使以臣觀之此賊滅亂紀綱禍害忠良實欲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蘇呼出復戒曰慎無泄也四年十月大元大兵取潼關次嵩汝閒待闕臺院令史高嶷上書曰向者河朔敗績朝廷不時出應此失機會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無慮

數十萬若効命一戰必無今日之憂此失機會二也既退之後不議追襲此失機會三也今已度關不亟進禦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為帥以厭衆心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絶道路而别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為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縱其别攻州縣是猶火

在腹心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請以陝西兵扼拒潼關與右副元帥富察伊爾必斯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高琪奏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寢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宣宗惑之計行言聽終以自斃未幾進拜尚書右丞相奏曰凡監察有失糾彈者從本法若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

知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並的杖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論贖餘止坐專差者任滿日議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應的决者依格雖為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制可高琪請修南京裏城宣宗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初陳言人王世安獻攻取盱眙楚州策樞密院奏乞以世安為招撫

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詔泗州元帥府遣人同往興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賀正旦使朝辭宣宗曰聞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謝曰今雨雪應期皆聖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國天下幸甚臣言過矣四月遣元帥左都監烏庫哩慶壽簽樞密院事完顔薩布經略南邊尋復下詔罷兵然自是與宋絶矣

興定元年十月右司諫許古勸宣宗與宋議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寢集賢院諮議官呂鑑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絶少故也臣嘗比監息州榷場每場所獲布帛數千疋銀數百兩大計布帛數萬疋銀數千兩兵興以來俱失之矣夫軍民有逃亡之病而國家失日獲之利非計也今隆冬冱寒吾騎得騁當重兵屯境上馳書諭之

誠爲大便若俟春和則利在於彼難與議矣昔燕人獲趙王趙遣辯士說之不許一牧豎請行趙王乃還孔子失馬馭卒得之人無貴賤苟中事機皆可以成功臣雖不肖願効牧豎馭卒之智伏望宸斷詔問尚書省高琪曰鑑狂妄無稽但其氣岸可尚宜付陜西行省備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諫伐宋語在鼎傳高琪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二年胥鼎上書諫曰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總大綱責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

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為憂右司諫呂造上章乞詔內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無諱或時召見親為訪問陛下博採兼聽以盡羣下之情天下幸甚宣宗嘉納詔集百官議河北陜西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時築汴京城裏城宣宗問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無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宣

宗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高琪
自為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
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
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己頡頏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
當於河北陰置之死地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
兵權遂力勸宣宗代宋置河北不復為意凡精兵皆置
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輙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政
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

布希薩喇勒令史富察呼嚕謀之薩喇勒呼嚕以告尚書省都事布薩訥木舍布布薩訥木舍布以告高琪英王懼高琪黨與不敢發後高琪使奴薩布殺其妻乃歸罪於薩布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聞封府畏高琪不敢發其實薩布論死事覺宣宗久聞高琪姦惡因此事誅之時興定三年十二月也尚書省都事布薩訥木舍布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布希薩喇勒富察呼嚕各杖七十勒停初宣宗將遷南欲置糺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

遷汴戒摶多厚撫此軍摶多輒殺乣軍數人以至于敗

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琪摶多也終身以為恨云

伊喇托卜嘉東北路明安人明昌初累官西上閤門使

二年襲父穆昆泰和伐宋有功遥授同知慶州事擢德

呼勒乣詳袞丁父憂起復西北路招討判官改尚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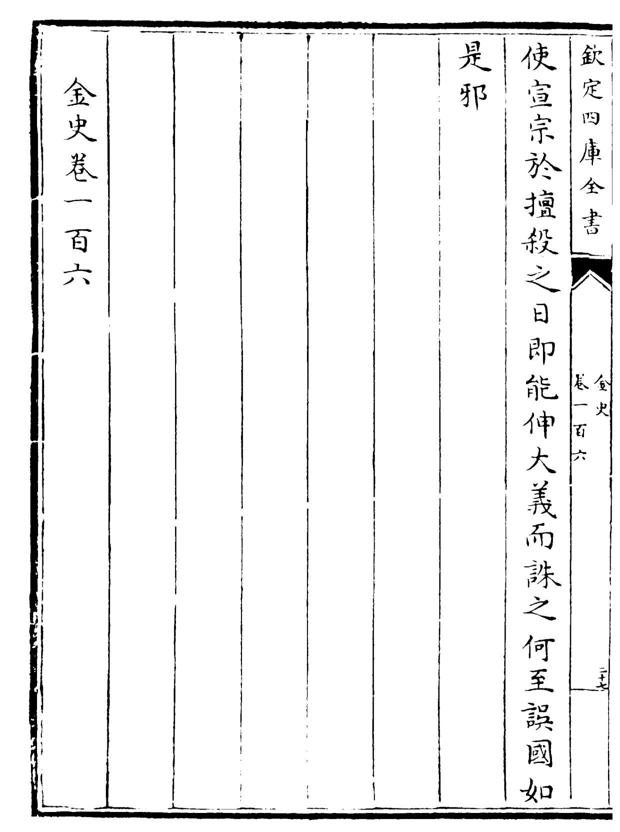
使曹王傅貞祐二年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乣軍

無功平章高琪庇之召為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

文字完顏蘇呼嘗面奏高琪黨比語在高琪傳尋知河

南府事兼副統軍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間大名明安人為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為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臨洮府事兼陜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托卜嘉以少敗衆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頼忠賢今茲立功皆將率諸賢之力也乃以托卜嘉為勸農使兼知平涼府事進階銀青榮禄大

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
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為之説以
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
宫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為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
將因殺之以為説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尫羸
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静沮遷乣之
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秖速其亡耳



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金史卷一百六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楊　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一百九

七王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四十九

金史卷一百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四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莅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爲刺史者上親閱闕點注蓋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於是

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爲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爲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賂深爲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制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

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盖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蘘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為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䟽遠若此乞

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又言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尋以踰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迨今三十餘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為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

免貧弱寡拨者抑屈而無訴况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户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強之家預爲請囑狡猾之人蕫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虚作貧乏故以産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姦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騷擾而事鎮静使富者不得

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税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詔尚書省俟邊事息行之是歲十月上諭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戸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為法焉尋為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為陜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為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戸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

汝礪隨事上言多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其議勅尚書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比應詔言事者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說莫能詳盡近惟户部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諭内外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者量制其罰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爲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穀價騰踴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

東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例穀價自平矣上從之三年五月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且安土

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攜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户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摇況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報軍户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勑尚書省曰

北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共圖保守今既至
矣糧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
之其將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
遣官言農民並稱比年以来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
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戶
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
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
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

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户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爲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爲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尋遷尚書右丞時上以軍

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俟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仍以係官閑

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為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執曰為之柰何高琪等奏若

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戶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戶部員外郎費摩富拉塔閱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與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爲義軍臣即宣布朝廷欲發

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令大兵既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爲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擅衆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閱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爲政之善諭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令言者請如河

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戸口亾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為此權宜之法葢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閒田及逃戸所棄耕墾殆徧各承元戸輸租其所徵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槩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

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爲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户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爲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少

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興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為非計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别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

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疆爲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丙侵軼未嘗已也後征西元帥喀齊喀敗宋將吳璘姚良輔於徳順原州右丞相布薩忠義右副元帥赫舍哩志寧敗李世輔於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請和秉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爲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久困於兵本欲息民何較細故其令帥府移書

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爲順豈當先發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貽謗侮而已十一月汝礪言臣聞國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爲重所徵稅租率常三倍於舊今省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於民間科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户農

民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糴所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為者鈔法也行於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由於上尚何以煩民為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效不固本原

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爲意也非與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羣心和恱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時朝廷以賈全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畀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甚非計也葢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亾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葢無足怪

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得安息彼
互相攻刼則勢寖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
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稅賦得擅徵收則地
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
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
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爲今日大戒也
不若姑令行省覊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
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上嘗謂

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乃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豐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或乏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内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廕人免當儤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徳號度牒寺觀院額

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陞本牓首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陞職一等並注見闕庶幾人知勸慕多所收穫上從之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建議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榷法自漢以来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筭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猒苛細而重煩擾

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榷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為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為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切為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搆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

黜官司有陞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獘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辯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構

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户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上是之然重違高琪意詔集百官議於尚書省户部尚書高夔工部侍郎鈕祜禄經實知開封府事温特赫額實等二十六人議同高琪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皆以為不可上曰古

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十月賜金鼎一重幣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許九月上諭汝礪曰昨日視朝至午方罷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畢用寶之際可先退坐恐以勞致疾反妨議政也是月復乞致仕上諭之曰丞相之禮盡矣然今廷臣誰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輔朕可也十月躐遷榮祿大夫仍諭曰丞相數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堅留

之丞相老矣而官猶未至二品故特陞兩階十二月上復諭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爲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違之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爲設榻邪卿其勉從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礪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計朕之責卿惟在盡誠何事小謹自今勿復爾也七月上謂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時用度甚多而得不闕之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因進言曰儉乃帝王

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邪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爲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已之愛憎也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正月復乞致仕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爲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礪固

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是羣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則憩於殿下仍勑有司設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復優詔不許適謂羣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汝礪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以為然他日復謂宰臣曰凡人處

心善良兩行事忠實斯爲難得若言巧心僞亦復何用
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爲平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
其所長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
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方今計置上曰朕
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毁上曰所
居之外毁亦何害不愈於勞民遠致乎哀宗初即位諫
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哀
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

帝立以為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然規守格法循嘿避事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貪戀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為譏云

張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焉行簡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俄

僉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名見於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舊移轉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麥稅粟許納麥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書省議行之崇慶二年為左諫議大夫時呼沙呼已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呼沙呼殘忍凶悖跋扈强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惟恐為害更甚前日況利害之機更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及呼沙呼弒逆人甚危之行

信坦然不顧也是歲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貞祐行信以

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

立太子以爲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

趨朝用東宫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況已除侍臣

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

首立子啓爲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也願與大臣

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宫僚輔成

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呼沙呼誅上封事言正刑

賞辭載呼沙呼傳又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
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名見褒顯奬諭
令其自効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
罰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
强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㫖牽制委任責成使
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之時方擢任王
守信賈耐兒者爲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
誤國上疏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

後世者其嚴如此今大兵縱横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沠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㩲元帥右都監内族頽爾克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兵輙潰行信奏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功可成若頽爾克敗衂宜明正其罪朝廷寛容一切不問恐御兵之道未盡也詔報曰卿意具悉頽爾克等已下獄矣時中都受兵方遣使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

戰曰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戰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爲辭自崇慶来皆以和誤若我軍時有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来然猶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輙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急芻糧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斃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鋭兵防衞轉輸往来拒戰使之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

知其善而不能行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糧恐失民心上
書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
奏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鄠屯忠孝括官民
糧戶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
先具數於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
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
糧止兩月又奪之將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
大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

所損矣上深善其言即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乃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於公然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四月遷山東東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副使將行求入見上御便殿見之奏曰臣伏見鄯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與呼沙呼爲黨歷數其罪且曰無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願即罷之上曰朕始即位進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巴古

喇白忠孝忠孝不恤也三年二月改安武軍節度使兼
冀州管內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其一曰楊安兒
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
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概誅夷刼其資産掠其婦
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勅有司嚴爲約束
毋令刼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詿脅之
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
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

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啟釁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即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勅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當鬻者往往駮退夫鬻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况海岱重地羣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

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八月召爲吏部尚書九月改户部尚書十二月轉禮部尚書兼同脩國史四年二月爲太子少保兼前職時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顔海努言參議官王澮嘗言本朝紹高辛黄帝之後也昔漢祖陶唐唐祖老子皆為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爲黄帝立廟無乃愧於漢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爲火德明矣五德之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於澮者如此

乞朝廷議其事詔問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實録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所據欲立黄帝廟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爲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謂也况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顔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以大金爲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議之而以繼亡宋火行之絶定爲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焉顔濬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八月上將祔享太廟詔依世宗十六拜之禮行信與禮官參定儀注上言

宜從四十四拜之禮上嘉納焉語在禮志祭畢賜行信寶券二萬貫重幣十端諭之曰太廟拜禮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進奏章備述隨室讀祝殊為中理向非卿言朕幾失之故特以是旌賞自今每事更宜盡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興定元年三月起復舊職權參知政事六月眞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為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已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詆其非會宋兵侵境朝廷議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為失

體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爲不當臣切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先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爲不然彼幸吾釁隙數肆侵掠邊臣以兵却之後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遣丞相烏揞行省於汴實令元帥薩哈連先爲辭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洛索獨以爲不可及刑部尚書梁肅銜

命以往尋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甚高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復令尚書省議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舊制然今日之事與昔不同詔姑待之已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寢語在汝礪傳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

降而已間有的決者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
面論其非是又有勑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
謂凡失察皆然也近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
的決以爲大定故實先朝明訓過矣於是詔尚書省更
定監察罪名制史館修章宗實録尚書省奏舊制凡修
史宰相執政皆預焉然女直漢人各一員崇慶中旣以
參知政事梁璫兼之復命翰林承旨張行簡同事葢行
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今修章宗實録左丞汝礪已充

兼修宜令參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簡例制可二年二月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内觀察使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議之際每不據正妄爲異同甚非爲相之道復聞邇來殊不以幹當爲意豈欲求散地故耶令授此職卿宜悉之初内族哈昭避敵不擊且詭言咨奏朝旨下獄當誅諸皇族多抗表乞從末減高琪以爲自古犯法無告免者行信獨曰事無古今但哈昭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

行貞居山東受紅襖賊偽命樞密院得宋人書有干涉
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時為尚書省令史亦命别加注
授焉初行信言令法職官論罪多從的决伏見大定間
世宗勅旨職官犯故違聖旨徒年杖數並的决然其後
三十餘年有司論罪未嘗引用蓋非經久為例之事也
乞詳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書省至是宰臣奏
自今違奏條之所指揮及諸條格當坐違制旨者其徒
年杖數論贖可也特奉詔旨違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

去未久上嘗諭宰臣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豈以言之故邪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行信始至涇即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今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到涇聞陝右豪民多市於河州轉入內地利益百倍及見省差買馬官平凉府判官烏庫哩和勒端市於洮州以銀百鋌幾得馬千疋云生羌木波諸部番族人户畜牧甚廣蓋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勢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銀少所以不能多

得也又聞番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輒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艱食馬價甚低乞令所司輦銀粟於洮河等州選委知番情達時變如和勒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足此會不可失惟朝廷圖之又曰比者沿邊戰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聖恩願出死力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習以爲常臣所未諭也大定間嘗立送宣禮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數後竟停罷況今時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

及止遷散官者亦不免饋獻或莫能辨則斂所部以應之至有因而獲罪者彼軍士効死立功僅蒙恩賞而反以饋獻為苦是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參以時務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無傷大體則上下兩得矣又曰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為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未有到任者遠方之人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

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禄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爲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既物故給其子弟感悦士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邪自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此耳如即罷之恐其失所宜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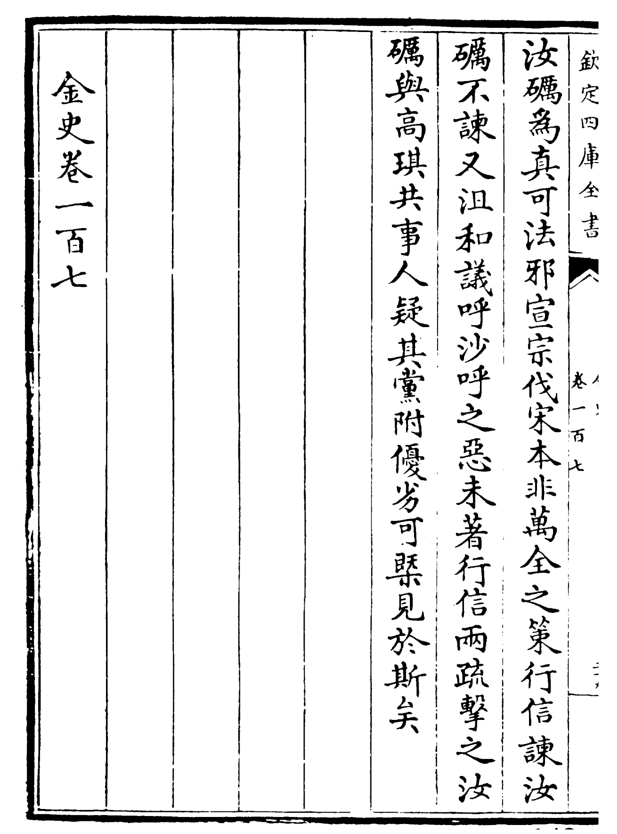
以歲月使自爲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採納焉元
光元年正月遷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内觀察使二
年改静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内觀察使未幾致仕哀
宗即位徵用舊人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
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汴
城東築亭號静隱時時與侯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
二月乙丑薨於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初遊嵩山嘗
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於此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

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及薨之日雖平昔甚娟忌者亦曰正人亾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爲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爲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贊曰高汝礪褆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爲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謇諤言無避忌然一遷政塗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

汝礪爲真可法邪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呼沙呼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槩見於斯矣

金史卷一百七



金史卷一百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六

胥鼎　侯摯　巴古喇　師安石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年尚書省起復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

何宰臣奏曰為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閑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舖轉送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為便至寧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為泰定軍節度使兼兖州管内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衆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陞職以勸奬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

如進官陞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四月拜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為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為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

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
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
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
降空名宣勅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
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七月就拜本路宣撫
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
皆南徙代為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
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為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

如所請詔從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榖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賜詔奬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邉防坐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後寵尋以能設

方畧退兵進官一階十月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
背本趨末勇猛兇悍盜竊亡命之徒苟無訓練統攝官
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
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為防
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為用上從之四年正
月大兵畧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急攻者
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預張
文牓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續至者又六千餘俱令復

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于平陽時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焉且遣近侍諭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社稷之計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荐熟猶

常耤陜西河南通販物料况今累值兵戎農民寝少且無雨雪闕食為甚又解州屯兵數多糧儲僅及一月伏見陜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又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餽餉所須徵科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為盜發蓋絶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路

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許州縣惲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敝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强括乎又言霍州回牛鳳棲嶺諸隘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禦遏舉一事而獲二

利臣敢以為請詔趣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寖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制奏行焉又言交鈔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茍不以術收之不無闕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徵歛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寳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

貧富徵之雖然陜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其與不歛何異又河北寶劵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啟釁端時以河北寶劵商旅賫販南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罷之又言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帥必喇阿噜岱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一而力

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糧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冐但本府兵不至是耳況潞州北即為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其言時阿嚕岱奏亦至詔許之又言近偵知北兵駐同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畧使圖們

呼圖克們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陜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陜州行院及陜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所以禦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踰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趨迎擊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

奮以少寛陛下之憂乎去歲頒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為恨明勑將帥若京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喇阿嚕岱領軍一萬孟州經畧使圖克坦伯嘉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趨闕陜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儻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

應之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嘉努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大兵已過陜州自闗以西皆列營栅連亘數十里鼎慮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布薩薩固珠領軍趨陜西併力禦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畧司相與會兵以為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

渡而去鼎復上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戸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揺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令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儻復誘此失職之衆使為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為防閑庶不至生釁上從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廵行郡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圖們

呼圖克們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為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庫哩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

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泰和間蓋甞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畜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為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屬亦多損獘民間差役重繁寖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揺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

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于兹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為防况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

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讎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恥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逭逃嘯聚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

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為招募誘以厚利使為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冦則內有叛民外有掠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事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為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於士氣益强民心益固

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蓦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虢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

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援易為力也制可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

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為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喜之三年正月上言沿邊州府官既有減定資歷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禦邊隘者征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減免以示激勸從之二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于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

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上以問樞密院官對如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時元帥内族承裔伊喇布哈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襟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宜有戮

上甚是其言遂詔諭之胥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仕上

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觀其精力未衰已遣人慰諭之鼎嘗薦巴古喇以為過已遠甚欲以自代巴古喇固佳至于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遷官一階八月上言臣奉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令百里之内止留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為此舉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豈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之而左

都監完顏閭山乃言嘗奉旨清野臣愚不知其可詔從

鼎便宜規畫是時大元兵大舉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

朝臣或中沮之上諭樞密院官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

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尋又遣諭曰卿專制方面凡事

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一中覆徒為逗遛也四年進

封溫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

好復為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

就諮決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鼎及左丞賈益謙曰

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用或闕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赴尚書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其悉意以陳毋有所隱元光元年五月上敇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勒嘉翰林學士伯特皆致政老臣經練國事嘗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分詣四人者諭意焉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

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為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為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為恢復惟陛下圖之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于衛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

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衆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練軍政者自代詔答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為嫌避且君臣均為一體朕待下亦豈自殊自外之語殆為過計況餘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

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敢退是年七月薨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摯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東阿人明昌二年進士入官慷慨有為承安間積遷山東路鹽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課增四分特命遷官二階八年七月追官一階降授長武縣令初摯為戶部主事與王說規措西北路軍儲以代張暐摯上章論本路財用不實至是降

除馬貞祐初大兵圍燕都時摯為中都麹使請出募軍已而嬰城有功擢為右補闕二年正月詔摯與少府監丞李迥秀分詣西山招撫宣宗南渡轉勸農副使提控紫荊等關俄遷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僉樞密院珠勒根額琳等以為今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動且兵不在多以將為本佚摯有過人之才儻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糧事無不克可陞為尚書以總制永錫慶壽兩軍於是以摯為太常卿行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

之摯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令隨路宣差便宜從宜往往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獘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為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為援稍見小却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

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為敵所料耳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衞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敝應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

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為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詔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

之上畧施行焉時元帥富察齊錦以通州叛畧遣諜者間摯摯恐為所陷上章自辯詔諭之曰卿朕素知豈容間那其一意於職無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權參知政事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先是摯言河北東西兩路最為要地而真定守帥呼爾察輙棄城南奔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為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故有是命十一月入見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復行省于河北四年正月進拜尚書右丞

是時河北大饑擘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為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為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

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

販為便詔尚書省行之時紅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

之境官軍敗之生擒偽宣撫使李壽甫訊之則云其衆

皆楊安兒劉三祖散亡之餘今復聚及六萬賊首郝定

者兖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稱大漢皇帝已攻泰安滕

兖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又破邳州硇子堌得

船數百艘近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行將跨河為亂摯

以其言聞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實有此謀遂

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以招誘之若不從即率兵捕討興定元年四月濟南泰安滕兖等州土賊並起肆行剽掠摯遣提控遥授棣州防禦使完顔霆率兵討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偽元帥石花五夏全餘黨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是年冬陞資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嗷嗷實可哀䘏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惠大矣然臣忝預執政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

蘇是亦圖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置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旣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付尚書省宰臣奏宜令樞府講究上曰民饑且死而尚為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四月招撫副使洪杲阿嚕岱破李全於密州初賊首李全據密州

及膠西高密諸縣摯督兵討之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默白招撫副使洪果阿嚕岱願為內應阿嚕岱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時李全暨其黨于忙兒者皆在城中聞官軍且西來全潛逸去忙兒不知所為阿嚕岱馳抵城下鼓譟逼之賊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餘賊四千出走進軍邀擊之斬首千級俘百餘人所獲軍實甚衆遂復其城是夜琛又用陳全計拔高密馬六月上遣諭摯曰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相職而往來山

堌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
雖然大臣也防秋之際亦須擇安地而處不可墮其計
中摯對曰臣蒙大恩死莫能報然承聖訓敢不奉行擬
駐兵于長清縣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
之天勝寨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相應援上
恐分其兵糧乃詔權移邳州行省九月摯上言東平以
東累經殘毀至于邳州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滿百而屯
軍五千邳户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

為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難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況於臣者何能為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勢乞募選為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數取之逮秋復隷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詔施行之是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于轉輸奏乞遷于內

地詔問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為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喻農民趨時耕種且令貴鹽易糧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可以為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廪將乏煽軍為亂山

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懼禍及已遂與同謀因結宋兵以為外應摯聞即遣兵捕之訊竟具伏汝霖及戩并其黨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戸戚誼等皆就誅至是以聞三年七月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焉十月以裏城畢工遷官一階四年七月遷榮禄大夫致仕天興元年正月起復為大司農四月歸大司農印復致仕八月復起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都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

家渡行至封邱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衞摯摯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為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十一月復致仕居汴中有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讌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為大兵所殺摯為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巴古喇不詳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諫議大夫擢為御前經歷官上面諭之曰此行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二年十一月出為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興定元年三月授陝西路統軍使兼前職二年正月召為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國家取人惟進士之選為重不求備數務在得賢竊見今塲會試考官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舊制詔付尚書省

集文資官雜議卒依泰和例行之是月拜參知政事六月詔權左副元帥與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涼等處地震巴古喇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災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諭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納之遷右司諫郭著往閱其迹撫諭軍民馬四年四月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時陜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巴古喇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為便五年正月朝議欲復取會州巴古喇上

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况未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糧決不可辦雖復取之慶陽平凉鳳翔及邠涇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于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

取之詔付省院曰其言甚當從之可也三月上言禦敵在乎强兵强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陜以西州郡置帥府者九其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縻廩給甚無謂也臣謂延安鳳翔鞏州邊隅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沿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是年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巴古喇遣元帥完顏哈達元帥納哈塔邁珠禦之遂保延安先是巴古喇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

朝上惡之元光元年正月罷叅知政事以知河中府事
權安撫使於是陜西西路轉運使瓜爾佳德新上言曰
伏見知河中府巴古喇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為
寔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巴古喇遣將調兵城頼以完
不為無功今哈達邁珠各授世封而巴古喇改知河中
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畧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
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哈達
邁珠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内外安矣不報六月召

為大司農既至汴遂上言曰邇來羣盜擾攘侵及內地陳潁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闊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動計數百驅牛焚舍恣行剽刦田穀雖熟莫敢穫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而賊已遁叢薄深惡復難追襲則徒形跡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為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卿頃為大司農廵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以賦役多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朕固省之巴古

喇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上曰司農官既兼採訪令其
令禁止之初巴古喇拜命日巡護衛紹王宅都將巴玖錦
來賀御史鈕祜祿阿里言玖錦不當遊執政門巴古喇
亦不當受賀請併案之於是詔諭曰卿昔行省陜西擅
出繫囚此自人主當行非臣下可專人苟有言其罪豈
特除名朕為卿地因而肆赦以弭衆口卿知之乎今玖
錦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
有直氣故復曲留公家事但當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

必爾也卿其戒之是年冬進拜尚書右丞元光二年正月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巴古喇深悉彼中利害其與共議之尋遣巴古喇往陝西與行省薩布哈達從宜規畫焉哀宗即位以有閒立功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詔加贈右丞相東平郡王巴古喇為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逮吏民皆嗟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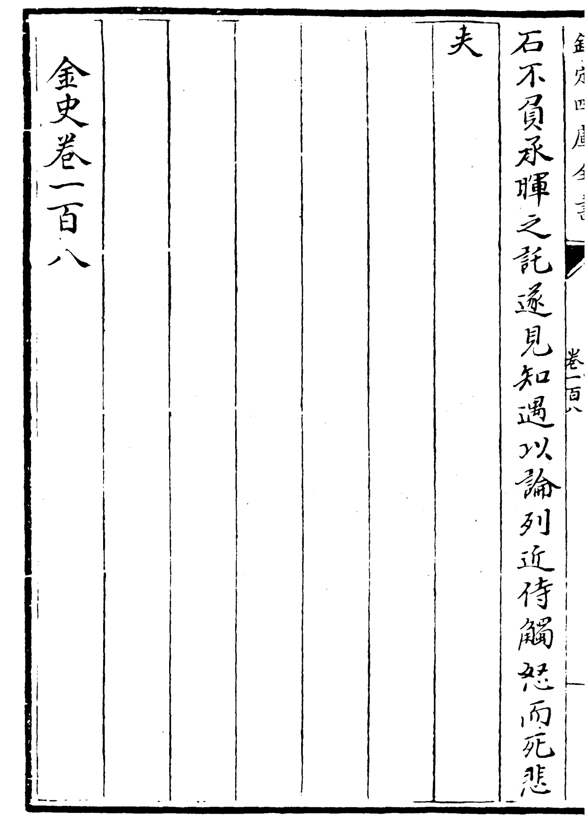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承安五

年詞賦進士為人輕財尚義初補尚省令史適宣宗南遷留平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衆託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間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為樞密院經歷官時哀宗在春宮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為今之計守和為上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内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銳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

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
宣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
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為我
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
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
上嘉納之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奏不實決杖追官及
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為同簽樞密院事二年復御史
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書右丞五年

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為望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死上甚悼惜之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為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内胥鼎侯摯守禦于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已古喇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



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金史卷一百八